



SOURCE AND COURSE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DEAS ROOTED
IN WESTERN CUL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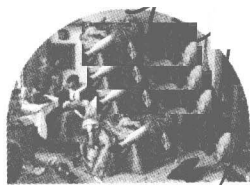
源与流

西方文化中经济观念的演进

沈渝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SOURCE AND COURSE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DEAS ROOTED
IN WESTERN CULTURES

源与流
西方文化中经济观念的演进

沈渝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与流:西方文化中经济观念的演进/沈渝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1138-516-8

I. 源… II. 沈… III. 经济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6367 号

源与流——西方文化中经济观念的演进

沈渝 著

责任编辑:付虹

封面设计:穆志坚

责任印制: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
网 址	http://www.bookcj.com
电子邮件	bookc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11.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1138-516-8
定 价	28.00元

1.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引言

30年前，我在一所大学里读书，在老师讲授《资本论》第一卷中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时，一种想法划过脑际：中国为什么没有这样一般化的“劳动”范畴和“价值”范畴。

20年前，我自己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在学校讲授经济学说史。我们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一般采取一种“后顾式”的写法，即将“劳动创造价值”作为立论的根据，去评判、剪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产生前的经济思想史，仿佛思想具有向一个方向自己发展的魔力。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读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这本书《导论》中的一些话对我的教书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科学分析不单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



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观实体的逐渐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以一种纵横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和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换句话说，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说史实际上就是研究人们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怎样发生和改进的，人们的经济观念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而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及其观念既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结构，又取决于当时的文化传承和整个制度结构。经济观念

的成长就像一片热带丛林，而文化就是影响这片丛林的生态环境。因此研究经济观念的成长，需要一个文化向度。

人们常把 1776 年 8 月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视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誕生日。在亚当·斯密之前，西方的经济观念依然与整个社会文化粘连在一起，因此，分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种经济观念以及与这些经济观念相关的哲学、伦理学和宗教观念的演变，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主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古希伯来、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这些西方文化的基因中寻找诸如“劳动”、“价值”、“看不见的手”、“交换”这些观念的历史和文化根据，从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哲学变革中寻找经济科学兴起的前提与方法，所以笔者将本书取名为“源与流——西方文化中经济观念的演进”。



目 录

第一章 伊甸园的稀缺性	/1
一、亚当与夏娃的困惑	/1
二、奥林匹斯山下的生计问题	/10
三、梭伦改革：财富与人的重新定位	/22
四、始基：对个别利益的遏制	/27
 第二章 商品经济与雅典的兴亡	 /40
一、瞎眼的财神和瞎眼的俄狄浦斯	/45
二、城邦社会：原子、虚空和尺度	/52
三、苏格拉底：寻找城邦的心灵根基	/59
 第三章 苏格拉底学派的经济思考	 /72
一、色诺芬的经济之论	/73
二、柏拉图的理想之国	/79

三、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之谈 / 92

第四章 融合中的经济文化观念 / 106

一、希腊化时期关于“人”的思考 / 108

二、帝国、经济和罗马法 / 115

三、从律法到信仰 / 129

四、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 139

五、从神圣到世俗 / 146

第五章 经济思维范式的开启 / 163

一、文艺复兴与人的观念变革 / 163

二、宗教改革与经济观念的变革 / 171

三、科学革命与思想方式变革 / 182

四、培根和笛卡尔：实验主义与理性精神 / 196

第六章 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 / 206

一、国王和民族利益的兴起 / 206

二、海洋与贸易精神 / 214

三、金钱与重商的时代 /221

四、个人利益的苏醒 /240

第七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255

一、英格兰的自由 /255

二、霍布斯的“利维坦” /259

三、洛克的贡献 /266

四、配第的“政治算术” /275

五、布阿吉贝尔的财富之链 /289

六、坎蒂隆：经济观念的第一个系统 /297

第八章 启蒙思潮与重农学派 /305

一、法国启蒙思想与自然法 /305

二、魁奈的自然秩序 /317

三、重农主义和《经济表》 /330

四、杜阁的“巨著提要” /342

后记 /355



第一章

伊甸园的稀缺性

西方文明有两大源头：古希伯来与古希腊。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一、亚当与夏娃的困惑

现代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命题分别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和“满足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在古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中，这两个命题已初显端倪：由于人的不可遏止的欲望，吃了伊甸园的智慧之果，结果被神逐出伊甸园；被逐的亚当和夏娃，日益感受到稀缺性的压力。

古希伯来人的故乡在阿拉伯沙漠。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就有一群希伯来人在其始祖亚伯拉罕的率领下迁居美索不达米亚西部。稍后，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带领族人向西迁移，渡过幼发拉底河，人居迦南之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公元前 1800



年前后，为了逃避饥荒，他们又迁入埃及，受到法老的奴役。约公元前 1400 年前后，希伯来人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引领下，走出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公元前 1375 年至公元前 1050 年，经过希伯来 12 土师及其民众的艰苦努力，终于成立了希伯来君主国。

公元前 1050 年到公元前 930 年，是希伯来民族的兴旺时期，在扫罗、大卫、所罗门的领导下，12 个希伯来部落统一成一个由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且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宏伟的都城和圣殿。所罗门王为了仿效东方君主的奢侈豪华，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后宫，七百多位王后和三百位嫔妃居住在内。由于巴勒斯坦资源缺乏，多数建筑材料依靠进口，金、银、青铜和杉木输入之多，远远超过了国内的税收，迫使所罗门王向其他国家举债。为了偿还债务，所罗门王割让了 20 个城邑，并在国内采取重税和强征徭役。腓尼基是所罗门王室的最大债主，每隔 3 个月，就在希伯来人中抽丁 3 万送往腓尼基，去那里的矿山和森林服役。所罗门宫殿辉煌的背后是社会矛盾的日益深化。

公元前 930 年，所罗门王去世，他的儿子罗波安继位。由于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北方的 10 个部落承认罗波安的统治，组成了独立的以色列王国，而南方的以大卫家族为基础的两个部落则立当初所罗门的臣子耶罗波安为王，成为犹大王国。两国的分立导致国力衰退，公元前 722 年，以色列王国亡于亚述王国，其臣民悉数被掳到亚述。公元前 586 年，犹大王国亡于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的铁骑，尼布甲尼撒二世当着犹大国王西底家的面杀死了他的全部儿子，耶路撒冷遭到劫掠，希伯来的圣殿

被摧毁，活着的希伯来人全部被囚于巴比伦，开始了以色列历史上无比凄楚的“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 539 年波斯帝国征服巴比伦。公元前 538 年至公元前 432 年，散居波斯各地的犹太人先后回到耶路撒冷。在经过了种种艰难之后，公元前 516 年，一座新的圣殿在所罗门圣殿的原址上拔地而起。公元前 317 年至公元前 198 年，希伯来人的国家始终在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的夹缝中生存，而这两个王国又被罗马人所灭。公元前 70 年，罗马人为了镇压犹太人的反抗，再次摧毁耶路撒冷，希伯来人流离失所，丧失了自己的家园。

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就是对希伯来民族的诞生和成长、衰败和不幸以及他们在旷日持久的磨难中对美好生活渴望的描述。在这些描述中，表达了希伯来人最基本的生活观念，这些观念至今还缠绕着西方人的灵魂。

《旧约》的第一篇是《创世记》，记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事。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要求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行动的活物。^[1]人在上帝的伊甸乐园里种植土地，生活美满快乐，不会感到缺乏什么或有什么困难。人成为上帝所造物的管理者和实现经济发展的代理人。

然而，由于受了蛇的诱惑，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之果，做了上帝禁止做的事，因此犯下了“原罪”，震怒的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为了赎罪，他们必须在痛苦的环境中生活：“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

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2]

从快乐的伊甸园到艰苦的尘世，这个转变的含义是十分复杂的。在经济方面，反映着以公有财产和原始经济为基础的部族社会转向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具有复杂分工的阶级社会的种种冲突。在《旧约》中，人们看到一幅贫富分化的历史画卷，宫廷的穷奢极欲建筑在一个逐渐壮大的被奴役阶级的基础之上。土地的兼并与贫苦人家的破产一同增长，高利贷者和商人的贪婪使贫民增加。“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搀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3]

在《创世纪》中，除了“天”和“人”之外，其他受造物在上帝眼中“是好的”。也许在上帝看来，人是一种“暧昧的生物”。人依上帝的形象而造，处于创造序列的顶端。人是上帝所造事物中唯一自由的生物。因为自由，人因仰观天文而有智慧，并且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人之被逐，说明有智慧的人类在伊甸园之外的生活是偏离神的轨道的生活，是需要纠正的生活。美国著名哲学家施特劳斯说：

悔悟是回头，意为从错误的回到正确的生活道路。

这意味着，步入歧途之前，我们曾在正途。我们原初在正道上；偏离，或曰罪，或曰缺陷，并非原初。原

初，人安居于其父亲的房宅。由于疏离，由于有罪的疏离，人成了陌生人。悔悟，回头，乃是回家。^[4]

回家，回头，就是要尊重上帝的律法，即“守约”。在《旧约》中，有大量上帝与民立约的记载。这显然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理想化约束来替代已经松弛了的较古老的和较紧密的原始社会约束。这种替代本身体现了预言家们用神圣约束扬弃世俗变革的努力。亚当之约规定了人与上帝的基本关系，亚伯拉罕之约规定了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基本关系，诺亚之约是上帝与他的造物物之间的生存约定，摩西之约是上帝为以色列人制定的基本律法，而大卫之约则是上帝权利与世俗权利之间的基本约定。在希伯来圣经中，提及“约”这个名词大约有 280 次之多，这些“约”成为构成西方文化中“契约观念”的神圣源泉。

在《旧约》的各种律法中，关心穷人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比如：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而且关于别人的欠债，每逢七年末的那一年，你要豁免。收获庄稼的时候，田园的主人需要考虑那些穷困之人，“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5]上帝为以色列人设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6]

古希伯来的预言家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社会秩序变动的后果，但不能理解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也矛盾重



重，一方面他们认为暴富会使上帝离开，另一方面又认为贫困会亵渎上帝。这种矛盾心理在两个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一是如何对待私有制。一方面《旧约》中许多章节都有维护私有制的内容，例如在《申命记》中，上帝对那些干类似移动邻居界标这种事的人宣布：“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7]但另一方面，《旧约》又保留了保护共同体成员各自土地的制度，如已被出卖的土地，买者到了“禧年”（50年一次），还要归还卖主，这又表明对私人所有制的某种限制。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财富。希伯来的预言家们既看到了财富的必要性，“求耶和华在迦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珊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8]在摩西十诫中，神以“不可偷盗”（第七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第十诫）^[9]来申明获得财富的正当方式，同时也提到了在财富中蕴藏的危险。当财富成为工作的内容，金钱变成了追逐的对象时，人们灵魂深处的真理之光就消失了。《旧约》在解释为什么富人很难进天国时，用了一个限制性的句子来说明：这些富人是相信财富的富人。正因为如此，预言家们期待上帝使人也不贫穷，也不富足。^[10]

上述观念的矛盾实际上是现实经济矛盾的表现。预言家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谴责的种种罪恶正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成长的结果。他们将其完全归之于人心变坏、人的贪欲。同时，预言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他们或者期望愤

怒的上帝将这个罪恶的世界彻底毁灭，或者希望救世主拯救人类重返伊甸园的社会生活方式，然而更多的是期望上帝惩恶扬善，“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块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華，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11]

《旧约》中经济观念的矛盾还与《旧约》的编撰过程有关。在希伯来语中，“圣经”这个标题的含义就是若干小丛书。圣经的《旧约》部分，是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后，收集古代典籍编纂加工，历时大约4个世纪（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2世纪）逐步形成的。其中编撰最早的大约是公元前440年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也称“律法书”。这一部分实际反映的是以色列人从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过程。这时的经济观念还是比较简单的，而经济观念上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矛盾，是四处游荡还是定居生活。

在《创世纪》中，夏娃生了两个儿子，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但上帝喜欢亚伯的贡物——牲畜，而不喜欢该隐的贡物——粮食。这实际上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经济偏好，更崇尚在广阔无垠的原野上自由自在的放牧。但该隐们的农业的兴起立即引起了产权冲突，一方面是定居农业限制了亚伯们自由

放牧的所有权，另一方面自由的牲畜会给农业造成巨大损害。于是该隐在田间杀死了亚伯。定居农业开始战胜游牧业。在《出埃及记》中，人们采用古老的拈阄方式分配土地，这样就保证了尽可能多的共同体成员有世袭的土地所有权。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条件下，个人的生产“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再生产出来，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的成员再生产出来。”^[12] 该隐在上帝的恩准下，离开牧区，到另一个地方——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发展自己的事业。最后他造了一座城，城里有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弹琴吹箫之人，打造多种铜铁利器之人，各种分工发展起来了。

《旧约》的其他作品大都编撰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主要反映了希伯来君主国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从经济上看，定居后的犹太人从较单纯的农业社会结构向着三边结构转变，也就是畜牧—农业—城市经济的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整个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在“摩西五经”时期，绝大部分剩余产品归共同体所有，而现在富人占据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统治者喜爱贿赂，追求藏私，手上都沾满了杀人的血。^[13] 这一切都与传统的农业共同体精神格格不入，而预言家们却期望用“摩西五经”去约束这种礼崩乐坏的情况，这就必然带来经济观念的种种矛盾。

还应该指出，《旧约》绝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它的主题是上帝向人展示的道路、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因